

<<迟子建散文>>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迟子建散文>>

13位ISBN编号：9787533927417

10位ISBN编号：7533927419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浙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迟子建

页数：24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迟子建散文>>

前言

立春的那天，我在电视中看到，杭州西子湖畔的梅花开了。粉红的、雪白的梅花，在我眼里就是一颗颗爆竹，噼啪噼啪地引爆了春天。我想这时节的杭州，是不愁夜晚没有星星可看了，因为老天把最美的那条银河，送到人间天堂了。

而我这里，北纬五十度的地方，立春之时，却还是零下三十度的严寒。早晨，迎接我的是一夜寒流和冷月，凝结在玻璃窗上的霜花。想必霜花也知道节气变化了吧，这天的霜花不似往日的，总是树的形态。立春的霜花团团簇簇的，很有点花园的气象。你能从中看出喇叭形的百合花来，也能看出重瓣的玫瑰和单瓣的矢车菊来。不要以为这样的花儿，一定是银白色的，一旦太阳从山峦中升起来，印着霜花的玻璃窗，就像魔镜一样，散发出奇诡的光辉了。初升的太阳先是把一抹嫣红投给它，接着，嫣红变成橘黄，霜花仿佛被蜜浸透了，让人怀疑蜜蜂看上了这片霜花，把它们辛勤的酿造，洒向这里了。再后来，太阳升得高了，橘黄变成了鹅黄，霜花的颜色就一层层地淡下去、浅下去，成了雪白了，它们离凋零的时辰也就不远了。因为霜花的神经，最怕阳光温暖的触角了。

<<迟子建散文>>

内容概要

《迟子建散文》收录当代著名女作家迟子建的《水袖烟波》、《雪山的长夜》、《最是沧桑起风情》、《哑巴与春天》、《蚊烟中的往事》、《故乡的吃食》、《女人与花朵》、《时远时近的光》、《狗春秋》、《我的梦开始的地方》、《从山峦到海洋》、《一个人和三个时代》等作品。书中所选的散文，有迟子建对童年生活的追忆，有现实生活的写照。透过文字，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她敏锐的才思和灵动的气息，让人感到回忆的醇香温暖。

<<迟子建散文>>

作者简介

迟子建，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中国的北极村——漠河。

童年在黑龙江畔度过。

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

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

1983年开始写作，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五百余万字，出版有四十余部单行本。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白银那》、《清水洗尘》、《雾月牛栏》、《踏着月光的行板》、《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以及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听时光飞舞》、《我的世界下雪了》、《迟子建随笔自选集》等。

出版有《迟子建文集》四卷、《迟子建中篇小说集》五卷和《迟子建作品精华》三卷。

曾获得第一、第二、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作品有英、法、日、意大利文等海外译本。

<<迟子建散文>>

书籍目录

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自序）第一辑西栅的梆声鲁镇的黑夜与白天我对黑暗的柔情寻道都江堰伤怀之美鹤之舞萨尔图落日水墨丹青哈尔滨水袖烟波紫气中的烟火雪山的长夜最苍凉的海岸鹿皮袋里的劈柴非洲木雕的“根”苍苍琴最是沧桑起风情废墟上的雄鹰和蝴蝶光明于低头的一瞬风雨总是那么地灿烂第二辑龙眼与伞两个人的电影灯祭红绿灯下爱人哑巴与春天蚊烟中的往事动物们故乡的吃食伐木小调暮色中的炊烟年画与蟋蟀我的世界下雪了北方的盐白雪红灯的年时间怎样地行走一只惊天动地的虫子傻瓜的乐园阿央白女人与花朵是谁扼杀了哀愁寒冷也是一种温暖看见的和看不见的镣铐上个世纪的飞雪和溪流看不见的邮差中国足球的曙光在哪里我们到哪里去散步我的2001第三辑寻石记时远时近的光必要的丧失心在千山外玉米人关于《起舞》你在第几地江河水锁在深处的蜜枕边的夜莺我的第一本书闹市中的大海多美的夜色啊俄罗斯：泥泞中的春天狗春秋赎罪日前夜我的梦开始的地方从山峦到海洋不忍的句号一个人和三个时代

<<迟子建散文>>

章节摘录

第一辑 西栅的梆声 乌镇是一枝莲，东栅、西栅、南栅、北栅是它张开的花瓣。东栅因为天光和烟火气盛，这片花瓣在我眼里是银粉色的。西栅呢，它被不绝的流水环绕着，那层层叠叠的楼台水阁，迷宫似的灰街长巷，也就有了舟楫的气象，似乎你轻轻一推，它们就会启航。这片轻灵的花瓣；在我眼里就是烛白色的了。烛白色不像银白那么耀眼奢华，也不像乳白那么温柔平淡。烛白色，它高贵朴素，充满激情而又深沉内敛。因为烛白色里，掺杂着天堂的色彩。来乌镇的，不仅仅是人，还有白鹭、云朵、晨雾。与它们比起来，依赖车船出行的人，是多么的被动啊。白鹭来，乘着清风，扇动着丝绸一样的翅膀，倏忽间就翩然而至了；云朵呢，如果它们思念身下这片枕河入梦的人家了，从天宇的某个角落出发，且歌且舞，飘飘洒洒，也是说到就到了。比起白鹭和云朵，晨雾不是远客，它们就栖息在乌镇纵横交织的水泽深处。只要起了顽皮，它们就一哄而起，缚住太阳，把人间幻化为海市蜃楼，霸气十足地做这世界早晨的皇帝。

我在乌镇，住在西栅。西栅由12座小岛组成，所以进出西栅，须乘坐渡船。到乌镇时已是晚上9点，江南的雨淅淅沥沥下着，好像乌镇这个素服女子忙活了一天，正在做安寝前的沐浴。从西栅的码头登船，去通安客栈，大约一刻钟。西栅的渡船是我喜欢的那种，带篷的木船，梭形，人工摇橹，至多坐6人，既不像大船那样笨拙少情调，又不像只能容一两个人坐的小舟，在水波上活跃得像条鱼一样，让人心生不安。不大不小的渡船，如同恰到好处的鞋子，最适合游人的脚。船家是个女子，乌镇人对她们有个亲切的称谓：船娘。而我觉得，女子的性情，最适合在西栅摆渡。因为这儿不是荒凉的海域，需要顶天立地的男人披荆斩棘；西栅是一个宁静的港湾，是个听桨声的地方，由性情多温婉的女子做“掌门人”，再妥帖不过了。

船娘戴着斗笠，不紧不慢地摇着橹。虽然落着雨，但岸上投下的灯影，依然盛开在河面上，看来电的筋骨，实在强啊。没有月亮的夜晚，那一团团湿漉漉的橘黄的灯影，看上去像是月亮生出的金发婴孩，是那么的鲜润明媚。带着一身的水汽，船停靠在客栈的码头上了。简单吃了点东西，洗漱后躺下，已是深夜了。旅途的劳顿，并没有使我立刻入睡。不过在西栅，失眠是幸福的，因为你在静得出奇的夜里，能听见淙淙的流水声。

来乌镇的次日，是茅盾文学奖颁奖的日子。我醒来的时候，西栅还没醒，因为它被浓雾包裹着，所以到了天亮的时辰，它却亮不起来。早饭后，我出了客栈散步。上了一座灰白的石拱桥，站在桥上，只见河两岸的房屋，好像晾晒着一匹匹白色的丝绸，被雾气紧紧缠绕。你想看远一点的河道，看不清楚；想看近处房屋的飞檐，也是看不清楚的。雾中的西栅，也就有了如梦似幻的感觉。上午10点多，雾小了，雨又来了，所以那个白天的太阳，和那个夜晚的月亮，是逃跑的新娘，芳踪难觅。如果说乌镇是一朵静静的莲的话，那么茅盾文学奖的颁奖典礼在我眼里就是昙花。

<<迟子建散文>>

那个夜晚的颁奖盛典结束后，第二天，与会人员纷纷离去了。

客栈的小码头忙碌起来，船娘忙碌起来，被桨搅起的水波，也忙碌起来了。

我也乘渡船出去，但奔赴的目的地不是飞机场，而是东栅。

太阳终于露出了芳容，天地间变得亮堂起来了。

东栅游人如织，每一座石桥，每一条小巷，每一座古老的楼牌下，都有驻足观望和拍照的人。

导游带着我们，先是参观了一个专门展览雕花木床的博物馆，然后去了乌镇名酒、从清朝就开张了的三白酒的酿造地。

在乌镇这样的水乡，如果没有酒，老百姓的日子，无疑是少了魂儿。

出了酒坊，近午的时候，在去餐馆的途中，我在一条巷子里，遇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

她将自家炉灶支在屋外，微微弓着背，神色怡然的，当街翻炒着一锅羊肉。

羊肉显然被酱汁浸透了，油红色，扑鼻的香气。

很多游人停下脚步，眼馋着那锅肉。

而我眼馋的，是老婆婆手中的那把锅铲。

如果我到了她这般年岁，能像她一样自如地使着锅铲，为自己烹调下酒的小菜，那就是此生最大的福气了。

从东栅回来，小憩片刻，导游又带着我们游西栅。

看了白莲塔、通济桥和仁济桥所形成的著名的“桥里桥”景观、蚕丝厂以及酱坊。

西栅最有趣的景观，是三寸金莲馆。

那里展览的，是历朝历代形形色色的小鞋。

有研究者说缠足始于隋唐，也有人说由五代兴起。

清入主中原后，反对汉族人缠足，尤其是康熙大帝。

从这点看，康熙还算是充满人性。

康有为在自己的老家广东南海，还曾联合当地乡绅和开明人士，创立过不缠足会。

这种病态的审美和风习，在中国流传了近千年，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些小巧玲珑的鞋子，多有斑斓刺绣，花色妖娆，可我却看不出丝毫的美来，因为它们是女人的脚镣啊。

游过西栅，天色已昏。

九点一刻，我独自出了门，看夜下的西栅。

石板路上，几乎看不见行人了。

西栅静起来，而另一种光明，却升起来。

点缀着夜晚的灯光，以乳黄为主，但也有幽蓝的光带，裹着石桥，使桥有了闪电的气象。

那一盏盏古朴的风灯，在苍灰的屋檐下，随着晚风轻轻摇荡，像恋人温柔的眼。

我走进一条深巷，周围竟一个人都不见，那一座座阒然无声的深宅大院，使我怀疑里面居住的不是人，而是神灵。

我有些害怕，连忙回到离出发点不远的放生桥那儿，桥下有一个小酒吧，还有零星的顾客。

刚停下脚步，就见柳树丛中闪出一只猫来，雪白雪白的，它好像赶赴什么约会，飞也似的越过石桥，去另一岸了。

猫离去了，一个清扫员出现了。

她一手拎着撮子，一手提着扫帚，打扫石巷。

我看了看撮子，里面最多的是落叶。

乌镇再怎么的江南，也是秋意阑珊了。

我跨上桥，刚好看见有一只载客的船从远处荡来。

我听见客人在问：“岸上是什么树呀？”船娘答：“香樟树。”

之后再无人语，有的只是水声。

我看着这只船渐渐接近石桥，然后鱼似的从桥下跃过，不见了踪影。

正当我要走下石桥的时候，一阵梆声石破天惊地响起，这是打更的人在报时了。

打更的人穿行在哪一条巷子，我并不知晓。

<<迟子建散文>>

但这寂寥而空灵的梆声，与教堂的钟声一样，让我身心顿时为之一爽。

是啊，这禅意深厚的梆声让我明白，所有的盛典和荣耀，不过是一季的盛花，会转瞬间化为流水。

那些相识的和不相识的人，包括我自己，不过是这世界的过客而已。

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不会在脱离了灯火璀璨、人语喧嚣的环境后，惧怕一个人走夜路。

这复古的梆声，让西栅的夜，白了。

鲁镇的黑夜与白天 名人的故居，最辛劳的要数门槛了。

它要承载参观者或轻或重的步履，这脚印当然比不得落叶抚过来得温存，更比不得风儿漫过来得清爽。

又何况，这老门槛迎来的并不是它旧日的主人，它听到的大抵是游人的感慨和照相机的快门跳动的“咔嚓”声。

稍好一些的，也无非是怀着凭吊情怀的人发出的几声叹息。

我想这门槛在寂静的深夜，也许会为自己身上无端地沾染了陌生人脚上的尘土而感到难过，它也许会捂着被践踏得伤痕累累的脸，对着屋顶的残瓦或者天井中的老树哭泣。

我是迈过鲁迅故居的门槛的，我不敢踩它，怕那像历史卷轴一样的门槛会被踏碎。

天色本来就阴沉，再加上人多嘈杂，已经消去了我对这老屋的兴趣。

只记得它很大，门是一重接着一重的，所有的房间都陈设着古旧的家具和器皿，它们就像老人们历经沧桑的眼睛一样，沉静而又略嫌冷淡地望着我们。

屋子没有大窗口，那栗色的窗子又一律是木格的。

木格很细碎，就仿佛是横在窗上的一把把剪刀一样，把进屋的阳光给凭空剪得零落而黯淡，所以几乎很难看到一间阳光充足的屋子。

当年的“迅哥”流连在这样的深宅大院里，住在这样永远暮气沉沉的房子里，他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就会更为迫切了吧。

而由这寂静和昏暗生发出的幻想，也会像河里游荡的小鱼一样的活跃。

这是绍兴，而绍兴在我的心目中就是鲁镇。

在听过了一场让人失望的“社戏”后，我与几位朋友寻到了一处大排档，已是子夜时分了。

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大排档正在高潮上。

那排档是南北向的一条长巷，有些歪斜，而正是这歪斜，使它显出了随意、世俗和浪漫的气息。

巷子里湿漉漉的，这当然不是雨的滋润，而是摊主洗菜时泼出的水。

摊位一座连着一座，清一色的塑料棚顶，每个棚子大约放四五张圆桌，每张桌都能容七八个人。

摊前的煤火通红通红的，炒菜的声音和着摊主招徕客人的声音，让人觉得亲切和温暖。

我们要了炸臭豆腐干、咸蛋黄炒南瓜丝、爆炒黄泥螺、辣椒鳝丝、盐水煮茴香豆等菜，叫了一壶酒。

酒不用说，一定就是孔乙己和阿Q都喝过的黄酒。

酒被温过，未放城市里时尚喝法中要加的话梅、姜丝、冰糖等调味品，因而纯正敦厚。

我们先前还比较文雅的吃酒谈天，后来酒喝得人情绪飞扬，几个人就开行酒令，又笑又叫着，好不快活。

这种时刻，我心中鲁镇的影子一闪一闪地呈现了，我嗅到了一股旧时中国生活的气息。

我仿佛看到了孔乙己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情形，他用尖细的手指在柜台上排出一文一文的铜钱；我还看到了吕纬甫在酒楼上讲述两朵剪绒花故事时怅惘的神情。

我甚至想，如果不远处的护城河下泊着一条船，我们登得船上，在夜色中划桨而行，一定能够看到真正的社戏，喝到戏台下卖的豆浆。

如果碰到一个老旦坐在椅子上咿咿呀呀地唱个不休，我也一样会烦得撑船就走。

如果偷不成别家的豆子在船上煮着吃，就姑且偷一缕月光来当发带，束着我随风飘扬的长发。

<<迟子建散文>>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